隐秘的飞行

-车前子诗歌阅读札记

●思不群

车前子的诗歌呈现的是简洁与纷繁 之美的两端:要么非常简洁,如格言,如 祭祀的密语,充满了令人猜疑的暗示,它 是高度提纯和概括的,如《就像最选醒 来》、《即兴》系列以及《无诗歌》系列;要 么耍弄各种语言的花招,使尽浑身解数, 编织语言的宋锦,如《钟表店之歌》《胡桃 与独白》《南方与胡同》等作品。最近,他 从1978到2016年的诗歌精选集《新骑手 与马》正式出版,让我们可以比较全面地 欣赏到车前子诗歌的各种风格。

车前子的诗歌是一种突然而起的飞 行。这种飞行,没有任何准备动作,要说 有的话那他也只是在心中助跑。如同一 只苍鹰,"鼓着铅色的风/ 从冰山的峰 顶起飞"(昌耀《鹰·雪·牧人》),翅膀上落 满大雪,在一片苍茫与空无中,他拖着巨 大的阴影滑过祖国的田野。博尔赫斯认 为,一个诗人的工作,就是塑造他自己的 形象。我看到了车前子御风而行的形 象,它的本质是自由,这是他的诗歌的第 一个关键词。他享受着自由飞行的快乐 ——在语言的翅膀上,风送来了水气和 远处的河流与村庄的影子。从天而降的 阴影,给地上的人带来了不适感。他的 散文,是慢慢上升的,从广阔的平原过渡 到起伏的丘陵,最后才是莽苍蓊郁的山 林。而在他的诗歌中,一步即是悬崖,一 步即飞越城市和丛林。在诗歌写作上, 车前子是孤独的,也是骄傲的,这是他给 自己设定的角色形象: 前卫风度的独角兽

没有人文关怀。它是兽, 你让它证明什么? 它是独角兽,从黄色的宫殿,

突围,进入;

象牙塔,花梗一样烂掉。

(即兴(独角兽之五))

独角兽,就是天马,天马行空,它是 飞行物,在匍匐在地的眼睛看来,它可能 还是不明飞行物。"优秀的诗歌,是人类 早期暧昧天空中划出的飞行器",可惜这 飞行器如彗星一般几千年才能出现一 次。在汉语的诗歌编年史中,二千年前 有了绝云气负青天的鲲鱼,水击三千里; 一千年前还有神游八极之表的大鹏,簸 却沧溟水;而今天只有巢于树上的野鸡, 在扑腾中掉落几片羽毛和粉色的诅咒。 物种的退化如斯。尽管如此,"诗人(仍 然)是一种飞翔的动物,不一定是 鸟,……可能是天马。也可能是斗鸡、斗 牛——它们都有飞的感觉。或者确切地 说,诗人是一种感觉飞翔的动物。"这种 飞翔带来的是空前的自由感。艺术精 神,说到底就是自由,人通过艺术将自由 显形出来。有诗人说:"诗歌就是那把自 由和沉默还给人类的东西",在诗歌的语

言积木游戏中,车前子窥见了人生的奥

秘,在羁绊环伺的世界里,诗歌是唯一的 自由空间。所谓自由,其实就是"落花人

独立",花开花落,但人独立在山巅。在

一个合唱的时代甘愿做扣舷独啸的歌

者,在众人做同一个梦的时候,只想"举

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人睡入 宇宙。

> 头顶——血 在交配。 (《无诗歌》)

这首诗创造了一种惊异,大生命的惊 异。这首诗把生命扩充到天地宇宙那么 大,人与宇宙几乎合一,于是便没有了他人 他物的立脚之地,他们统统被挤出。"诗歌 表达的是我们不可能拥有之物的本质。"车 前子决心以高速飞行来把捉,顺便抛洒一 些语言在天幕上划过时发出的五颜六色的 火花。在他在天梯上自由地垂直上下时, 给观看的镜头带来一阵晕眩,不同的水平 线带来了逐渐下降的刻度——它最终完 成于神像匠人手中。

就像齐奥朗以一生为代价来坚守孤 独一样,车前子决心不惜一切来维护这种 自由。徐复观说:"文学艺术的高下,决定 于作品的格;格的高下决定于作者的心; 心的清浊、深浅、广狭决定于其人的学,尤 其决定于其人自许自期的立身之地。"考 虑到这一点,我认为他的牺牲是值得的。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车前子 几十年的诗歌写作生涯中,他持之以恒 地咬牙坚持的一件事情,就是努力将自 己的诗歌从众人中抽拔出来。不仅是从 普通读者,也从诗人中抽拔出来。他几 乎是以一种决绝的态度坚持着一种神 秘、私人化的诗歌。神秘是车前子诗歌 的另一个关键词。区别于大多数诗人惯 于以个性化的方式来表达公共经验和情 感,他更多的表达的是私人化的经验。 只有当这私人化的尾巴刚好落在阳光 下,它才表现出公共性。即使是飞行,他 也是隐秘的,拒绝阳光普照和镁光灯,他 选择锦衣夜行。关于这一点,车前子自

有他的说法,那就是诗歌的"核武器说": "诗接近尖端科学尖端科技,就像研 究核武器一样,甚至还需要保密。诗可 能就是核武器,这更是比喻。反对核扩 散,我也反对诗扩散。反对核讹诈,我也 反对诗讹诈——比如说什么诗是文学的 精华与神的对话宇宙的真理,人类的良 知呵灵魂。

他并不是把诗歌降格,不是的,他只 是要让诗歌回到诗歌本身。然后,以诗 歌本身的名义,去为它赢得荣誉。这是 要卸下附加在诗歌上的过多的负载,让 诗歌成为诗歌,让骆驼成为骆驼,而不是 战略运输工具。他是诗歌秘密的坚定守 护者,但这守护的目的却并不在秘密本 身,而在于它解密时内外压差所带来的 巨大冲击力。

> 就像最先醒来 咬出白来,泻入大海的湖水。

咬掉一半,黄色的石窟,兜底 一根绳子用两头回合,撞坏伤口现 身说法的

说法。

2000,1,30,午夜 (《就像最先醒来》)

这也许是半睡半醒状态下的混沌潜 意识图景,也许是一星半点的感觉纤维 摆成的图案。这个梦境,它只为诗人而 存在,没有对外的入场券。语言的侍卫 守在门口,仅仅通过写作,他与世界和自 我建立联系。将目光收回聚焦于内心, 在与自我的对话和反驳中完成诗歌的写 作,同时也完成对自我的确认。他只为 自己而写,在写作中雕刻自己的头像。 真正意义的写作上来说,诗人并不需要 读者和这个世界,相反是读者和世界需

胡桃是一座学校 (独白:学校是一只胡桃) 绿眼胡桃,饱满货郎的 一所白天,绳索下 眺望河床上的床单 (独白:从火车中擦掉 豆色的头,灰色的头) 胡桃拔尖的山坡上 它在口袋里装着墨水瓶 我们机械边找到洗手的药水 (《胡桃与独白》)

"没有神秘,也就没有诗歌。没有晦 涩难懂,也就没有身体。"这一只角的野 兽,为一种秘密的激情所挟裹,在体内的 空虚与暗喜之水冲涌激越之下,将错位时 空的几块碎片补缀成一块蓝印花布。这 些收集、珍藏的彩色糖纸或马赛克瓷砖, 在意念的拼装之下,成功复位,焕然一 新。踩踏花丛之后,它的所见与表达必定 是与众不同的。《螺蛳文本》是另一种拼 贴,更大的拼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 本,在一个总引子或者小序之下,是不同 场景、不同想象的六章诗歌,那就像这个 文本有六种不同的写法,有六种可能性, 如同一个生命的多个侧面。也许这些侧 面同时或先后在他的生命中存在过,但当 它们被并置在一起,就显示了生活向多方 面敞开、向多方向生长的面向。

面对他这一隐秘的书写,诗歌写作 佛就不仅仅是"积德""它又像与人间 交恶"。而他竟然认真给出了一个解释: "诗一方面用来交流,另一方面,它也希 望隔绝。在交流中独立",这里显出了车 前子的一份厚道。而阿兰•巴迪欧则更 直接:"诗不存在于交流之中。诗歌没有 需要传递的东西。它只是一个表达,是 一项仅仅从自身获取权威的声明。"而且 从根本上说,诗人只有写的义务,没有解 答的义务。一个诗人向别人解读自己的 诗歌,就像向人坦白自己不可告人的秘 密。那是一种残酷的刑罚。奥克塔维 奥·帕斯说:"诗是无法解释的,但并非不 可理解。"搭成恐龙的积木,一旦拆解,它 会碎成一摊积木。但诗人并不打算告诉 你这是一只恐龙。

与有的诗人将诗歌无限拔高不同,车 前子一直努力在做着减法,为诗歌祛魅, 剥去金边,还其真身。但是,如前所述,他 说"诗接近尖端科学尖端科技",在不自觉 间又将自织的锦袍披在诗歌之上,或者说 往诗歌上加载自己定义的头像。这是一 种矛盾。它的原因在于诗人对一类诗歌 极端的爱与对另一类诗歌极端的恨。你 拿掉了一些东西,你必将放一些东西上 去。矛盾,常常代表了更内在的真实。

如果要问车前子关于诗歌的看法, 我相信他会这样回答:"诗歌在我看来, 是一个奇谈怪论、想入非非、不得而知的 ——乐园。"好玩或乐趣,是他的诗歌的 第三个关键词。写诗近四十年,他不仅 没有一点停止的迹象,而且越写越放松, 越写越贴近自我,从写作中体会到了特 殊的乐趣。从新唐诗,到原样诗人,到行 为主义……他在玩的道路上乐此不疲。 在2007年前后,车前子和苏州的一批诗 人、艺术家同人一起办过一个民刊名称 就叫《玩》。而在《再玩一会儿》一诗中, 诗人对自我(或诗人群体)进行了严厉的 审视与回顾。一个人是一切人,一切人 又是一个人。"是我。再玩一会儿吧。"这 单独成节的诗行,我读来总感觉它是来 自那最高的立法者,他也感到了寂寞,也 冀望玩的快乐。但也许它是诗人对自己 的召唤和规劝。这种玩的精神,是一种 纯粹的艺术精神和状态,没有利害考虑, 没有崇高目标,它关注的是"玩"本身,在

卸下一切之后,精神之眼准确地窥见艺

术的纯粹与自由。我觉得,玩恰恰是他 几十年保持诗歌写作旺盛生命力的秘密 所在。道德真理、人间大义容易让人生 累生厌,而玩乐却没有尽头。诺贝尔奖 获得者费曼先生在《别玩了,费曼先生!》 一书中说到他在科学上取得这么大成绩 的秘诀就在于玩,喜欢什么就玩什么,只 考虑爱好与快乐,不管其他。在最高的 准则上,科学与艺术是相通的。

在《即兴(独角兽之五)》一诗中,车 前子对此进行了淋漓尽致的书写:

前卫风度的独角兽, 没有人文关怀。它是兽 你让它证明什么? 它是独角兽,从黄色的宫殿, 突围,进入; 象牙塔,花梗一样烂掉。 它所有的奋斗,为了乐趣-把自己想象为前卫风度,一种乐趣; 没有人文关怀,一种乐趣; 把自己想象为能够突破和一座-黄色的宫殿,一种乐趣; 把自己想象为恶魔,乐趣更多。 花梗一样烂掉的象牙塔是另一种乐趣。 把自己想象为是独角兽的一只独角兽, 就像把自己想象为是人的一个人, 高高秋月挂长城,那一个人在这里。

这几乎是他的自我写照和宣言书! 乐趣,乐趣,再说一遍他关心的只是乐 趣,或者更多的乐趣! 最后一句"高高秋 月挂长城,那一个人在这里。"说得再明 白不过,"那一个人在这里",就是"我", 诗人自己,他为乐趣而生。在玩中品味 感受诗歌的乐趣,它带来的是精神上的 放松、打开,一种超脱了凡尘负累的轻逸 状态,随时都能将诗歌收之在手。与此 相联系,是诗歌写作上的"年轻态":

"诗创作对我而言永远是开始,我愿 做一个学徒,做到老。"在这样一个"乐园" 里,永远不用担心开始得太晚,也永远不 会满足于自己所写的,每天都乐此不疲地 开始新的玩法,新的实验,尽情地享受着 语言的狂欢,那些像水红菱一样新鲜的诗 意也就在一个不自知的瞬间浮出了荷塘 的水面。而在编织诗歌的织物时,他又是 老老实实,认认真真的,以一个"学徒"的 心态,将诗歌写到语言的极致。

对于这种语言的狂欢,车前子并非 没有反思,他写出的一系列极简之作,可 以看作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平衡,或狂 欢之后的平复。我甚至觉得,他在《即兴 (猴子)》中提出了一种自我警醒的暗示:

我终于忍痛割爱。 放走那只与我常年为伴的猴子, 它毛色蜡黄,像纵欲过度的措辞, "除此之外,一筹莫展。' 蹲在夸张的两腿上面,猴子 大概至死也不会明白我的苦心。 放走它,对我俩真是酷刑。

当语言如毛躁的"猴子"一般总是按 捺不住地哗哗流淌,他开始意识到语言 过度使用的问题。学会"忍痛割爱" 2015年他出版了一本诗集《正经》,但他 并没有变得"正经"起来,不再玩了,而是 他更加"一本正经"地玩,自得其乐地玩, 因为玩,是一种文化本性。

车前子对汉字有一种迷恋。他不止 一次谈到汉字的独特魅力,它与我们周 遭之物的秘响旁通。稍稍回想一下汉字 久远的历史,就会惊异于它几千年间的 流传有序和对当下事物仍能保持准确指 涉。一个黑方块的汉字,就是一块碳黑 同位素,可以测试几千年前的沧桑风物, 它的身上叠合着不同时期的历史身影。 每一个汉字都暗藏着丰富的文化心理密 码,它像一个在时间的流沙中不断被包 裹、加密、压实的琥珀,那是致密之核,一

旦打开就会爆出丰富的诗意。

"从汉字出发,抓住直觉,暂且把诗 歌放在一边;抓住欲望,暂且把知识放在 一边。"这是车前子关于如何写诗的经验 之谈。字思维是他的第四个关键词。在 他这里,汉字和直觉、和想象紧密相连, 几乎是等同的。有诗友说到,与其他诗 人依靠情感、回忆或现实触发写作冲动 不同,面对一个汉字,车前子就可以产生 一种自发写作的内在冲动。一根隐形的 导线将他与汉字联结起来,他对于汉字 有一种灵魂附体般的体悟,在相遇的那 一刻如有神助般将汉字的蓄积信息挥发 到极致。其最典型者,是利用汉字的歧

义或谐音来制造诗意碰撞: 湖中的羊毛,水在涨 垫高牧羊人 夜潮下面

厚厚的一层 水在涨,涨过那里 才算看到 垫高的牧羊人

我想我已经长大 不需要主见 (《父亲》)

在诗人的笔下,"父亲"摇身一变化 身为"牧羊人",那也是上帝的别名,他还 有另一个别名:主。我"不需要主见",其 实是不需要"主/上帝"之见,因为"我已 经长大"。这最后两句中暗含的两种涵 义,像拔河的两端,蓄满的张力让语言的 绳子震颤不停。其他如"我们睡大 觉 觉得不错"的粘连(《流畅的时代 病》)、从"干巴马"到"干爸爸"的滑动 (《上校泥巴》)等皆类此。《柱十四根》一 诗将则谐音特点发挥到极致,用读音为 "zhu"的一组字,通过并置、组合的方式 来结构诗歌。他还写过《柱一根》、《柱两 根》……,也许这只是他所写的关于"柱" 的系列诗歌之一,但你也可以认为它是 用十四根"柱子"(这首诗里,读"zhu"音 的刚好十四个字)撑起的屋顶。毫无疑 问,这是游戏之作,是思维和语言的练 习。除了谐音,车前子还充分利用汉字 象形的特点,比如《编织车间》是一个 "人"字的矩阵,横向16个、纵向7个。我 第一眼就想起了纺织车间里一排又一排 的纺织女工。

rrrrrrrTTTTT **TTTTT** 下下下下 下下下 下下 不 止 上上上 \vdash \vdash \vdash \vdash \vdash 上上上上上 上上上上上上上

TTTTTTTT

(《左面增加一撇一竖:不,止!》) 这里是谐形,这可能是象形汉字更 为根本的特点。"下"加一撇成为"不", "上"加一竖在为"止",上下对称,它是汉 字的生长,同时也是文化的生长和历史 的生长。而"不止"似乎又暗示着这种生 长的没有尽头,生生不息。这些一字排 开的方方正正的字符串,仿佛活字印刷 里的一个个活字,又如秦始皇陵里面目 安详而又始终沉默的兵马佣,在绵延、亘 远的历史长河中,逼视着我们。



有一种幸福叫"留守"

●方武

好说歹说,妻子还是趁清明节 回老家去了。从春节到清明节不到 两个月的时间,她也的确是倍受煎

一身泥土的气息很难融入城市 里的珠光宝气,一句蹩脚的方言很 难参和来自天南海北的人群……的 确也是啊,天天宅在屋里,正如她 所言, 连痛痛快快打个喷嚏的权利 都被剥夺了。

没有活给她干,没有地给她 种,没有地方玩,没有人跟她聊 天,她总觉得自己是城市的弃儿。 一生在泥里土里摸爬滚打惯了,与 其叫她来城里享福, 倒不如说是受

之前在乡下劳碌奔波,忙里忙 外, 忘记了烦恼与忧愁。如今突然 闲下来了,遍身都变得僵硬起来, 腰也酸,背也痛,浑身不是滋味, 冷暖只有自己感受得出来。

她一生任劳任怨,总喜欢把一 切痛苦都隐藏在心里。虽然她没说 过要回家, 其实她心里一直是惦记 着家的。一会念叨:菜籽要收割 了,一会又忽然记起,家里的小鸡 没人照看。她老是惦记着家里那一 亩三分地,是为了吃吗?是为了钱 吗?都不是。那是对土地和庄稼的 深深依恋。

回乡前一个礼拜, 就在电话里 委托家里的好姐妹们替她买好了菜 种、玉米种……虽然她是文盲,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清明时 节,麦长三截",这些熟稔于心的 农事早已种在她的心田。

离回家的日程还有三天,她就 收拾好自己的衣服、袜子及她使用 的一些东西,似乎随时都可以插上 翅膀,飞到老家去。

老家并不富裕,尽管住在那夜 晚听到尖声厉叫的猫叫声就胆战心 寒的深山老林,但她总感觉比住在 半天云里踏实。

城里虽好,毕竟不是她的精神 家园;楼房虽高,只能徒增她的恐 惧感。她总感觉住在十几层的楼房 里就像鸟巢里的鸟一样, 要是哪天 遇到狂风大雨,说不定会摔个稀巴

自来水很方便,没有家里池塘 大方,池塘里的水要怎么用就怎么 用;天然气实惠,没有家里柴火灶 烧饭香…… 她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呢?因

为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因为 她从一出生就把自己连同种子种在 了庄稼地里。在农村土生土长,她 离不开生她养她的土地。离开了土 地就失去了生活的意义。

不像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为了 那不切实际的虚荣, 想方设法脱离 土地, 离开乡村。哪怕是提一个笔 记本电脑做发短信的工作也要在城 里租个房子, 躲在钢筋水泥丛林 里,美其名曰:打拼,创业。从这 些现状来看, 我真的有些怀疑, 我 们这一代人是不是乡村的最后守望 者呢?

每当她走到小区门前,热情的 年轻保安鞠躬微笑,大门醒目的 "欢迎回家"四个字,似乎笑靥如 花。她伫立良久,心中不禁疑惑地 问自己:"这是家吗?这是我的家

她真的走了,头也不回地走 了。她走后,我接过她扔下的锅铲 做饭。在一日三餐的烟火活计中, 我不知不觉中发现了一种现象:握 锅铲柄的人都是把好吃的东西留给 别人, 自己都是吃别人不喜欢吃的 或者剩下的食物。好像她就是一个 名副其实的不挑食者。有时甚至在 饭菜没做好或者饭菜做得不够的时 候却有种负罪感。这就是被我们忽 略了几十年的乡村女人啊!

不用再挽留了, 让她过她想过 的生活。时下,受城市化进程的影 响,年轻人普遍流入城市,关爱农 村"空巢老人"已成为一种共识。 如何关爱呢? 这是全社会面对的一 个人文关怀的必然考验。从老年人 的身心特点来看,我们不能简单地 从物理的层面去减少或者拆除"空 巢"。把老人接到城里跟儿女一起 住,表面看,是给老人最大的关 爱,最大的慰藉。其实不然,有时 候精神的空虚有胜于物质的匮乏。 因为人越老, 恋乡情怀越浓, 乡愁 是折磨她们心灵的一颗顽石。她们 生活在那痛苦的思念里, 她们生活 在那水土不服的环境里, 何来幸福 可言? 我觉得, 儿女最大的孝心莫 过于让其父母摆脱一切枷锁, 过上 自由的生活,宁可让其成为"空 巢",也不硬性割舍她们对原点生 存的依恋。因为城里诸多生活的不 便对他们无疑是一种身心压迫!

尤其是那些热爱土地的人,她 们是最可爱的人,因为她们是"乡 村振兴"的守护神,乡村文明的继 承者。她们也是我们善良的衣食父 母,没有她们对土地的坚守就没有 我们吃的用的穿的,也没有民俗文 化的传承。

我们要尊重她们的选择,对她 们而言,有一种幸福叫"留守"! 乡村才是安放他们的灵魂之

初夏古园

●高圆源

这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小公园, 人们都叫它古园。它大概是存在很 多年了,从残缺的青石小径可以看 出。这个古园却是我的乐园。因为 很少人清扫,青石板小径两边荒草 繁盛。青石板上总有残存的落花。 尤其是初夏,该开的花都开过了, 该谢的花,也落幕了。春天到这里 来看花的人,也渐渐没了踪迹。只 有我把它当作乐园。

黄昏, 我会牵着我爱犬"雪 球"来这里游玩,那时候我的"雪 球"还很健康,它喜欢到处溜达。 初夏的一天,我跟着它的脚

步,站在灌木丛边上,闻到了迷 离的香味,那种浓郁香气,让人 精神振奋。我闻到了花香,却没 能找到花朵

我不知道我的"雪球"有没有 发现花朵。它躲到灌木丛,不知在 寻找些什么。

它可能在灌木丛寻找同类的 气息,它伸出舌头,呼呼地喘着 粗气。毕竟,夏天就要来临,它 对气温还是很敏感的。灌木丛很 密,树叶葱葱,"雪球"一下子消 失不见了。

我不停呼唤,它没有回应。忽 然,我看到了它洁白的踪影。我忙 去牵住它。谁知道,那白色不是 "雪球",而是几朵细小的花朵。我 抚摸着, 肉嘟嘟的花朵, 我的手都 是潮湿的,我闻了闻我的手,香气 四溢。我笑了,想起"手有余香" 这句话。我发现, 我的手里不但有 "余香",还有"余虫"。那些黑色 的小点点,我以为是栀子花发霉 了,花瓣上落下的霉斑,没想到这 些点还会动,还有黑色的羽翅。它 们不停扇着翅膀, 却怎么也飞不起 来。好在,我胆子巨大,在我的乐 园,我什么也不怕的。

古园人迹稀少, 只有两位老人 坐在石桌前下棋。太阳偏西了,金 色的余晖照在他们干瘦的肩膀上, 像一只只闪亮的蝴蝶。

他们全然没有闻到花香,也 没有看到花朵。我摘了一朵白色 的花,问他们,这是什么花,一 个眉毛花白的老人,看看我的手 娇弱的花朵,又低头说:"栀子 花。"然后又举起一枚象棋,犹

人们常说,这世上从不缺少 美景,而是缺少一双善于发现美 丽的眼睛。我却觉得他们见识过 太多的美丽,沧海桑田了,对世俗 的美已经见怪不怪了。我开始胡思 乱想,也许,是栀子花的香气让他 对棋局游移不定,是栀子花香,扰 乱了他的思维,有或者他在掩饰 着什么,或者他想起年轻时关于 栀子花的故事吧?

我听到前面发出窸窸窣窣的声 响,我走过去一看,我的"雪球" 在逗弄一只蝴蝶。蝴蝶的翅膀破损 了,在草丛里艰难地爬行,"雪 球"用鼻子不停地闻着,又用爪子 挠它,蝴蝶不时翻着跟头。但它依 然不停地向栀子花的树根爬去— 它是想回家吗? 我想牵着"雪球"离开,它却

一下子跑远了。好像故意逗我,好 让我去追它。我才懒得理他,这是 它找我玩惯用的伎俩。

我蹲下来去看那只蝴蝶,却 发现,一群蚂蚁正围着它。它的 身体似乎很疼,不停地颤抖。我 就把它拿起来,吹落了在它身体 上攀爬的蚂蚁。我把蝴蝶轻轻地 放在栀子花上。

蝴蝶始终不肯飞走, 我就陪着 它。老人微笑着看着我,他的眼中 似乎也飞舞着无数蝴蝶。